

江湖

血泪



● 血滴子 ● 系列

台湾 ● 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邓争旗

封面设计:三 原

血滴子系列

[台湾]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金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9 字数 2,900,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50

ISBN 7-80587-192-2/I · 169 全套定价:63.00 元
每册定价:6.3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翠虬鞭	1
第 二 章	调人	32
第 三 章	玉美人与蓝蜆	57
第 四 章	孟道元	87
第 五 章	孝子	116
第 六 章	小工夫	143
第 七 章	老讼棍	170
第 八 章	摘翠山庄小景	198
第 九 章	鸡肠谷	212
第 十 章	孺子可教	226
第 十 一 章	复明堂	239
第 十 二 章	阴沟里翻船	295
第 十 三 章	出困	308
第 十 四 章	再闹鸡肠谷	334
第 十 五 章	白季侯	362
第 十 六 章	五小打店	388
第 十 七 章	计赚三贼	415
第 十 八 章	乔生衙	429
第 十 九 章	鱼老者之死	455
第 二 十 章	传话	481
第 二 十 一 章	开锣戏	507
第 二 十 二 章	鸟兽蛇虫之斗	534
第 二 十 三 章	子母金梭	561

第二十四章	青磷砂	599
第二十五章	比偷	623
第二十六章	皇甫兄妹	635
第二十七章	老冤家	658
第二十八章	杨侍卫	682
第二十九章	十万银子	717
第三十章	请罪	741
第三十一章	森罗宝殿	753
第三十二章	桃花帮	778
第三十三章	白骨弩	801
第三十四章	缺尖宝剑	824
第三十五章	泄机	869
第三十六章	重逢	905
第三十七章	北塔庄去来	917
第三十八章	金瓶易诏	940
第三十九章	嗣位	952
第四十章	阿其那	964
第四十一章	郭师爷	998
第四十二章	静一道人	1023
第四十三章	山行	1047
第四十四章	翠峰庵	1060
第四十五章	钦差大人	1109
第四十六章	银蛛	1134
第四十七章	江南道御史	1147
第四十八章	送上门来	1159
第四十九章	以死为戒	1171
第五十章	奴才典范	1183
第五十一章	成仁	1195

第三十六章 重 逢

正说着，天雄忽然把手一拍道：“大家快别说话，且看那前面是什么？”

众人连忙顺着他那只手一看，只见两只大鸟，正在远处一片雪地上空盘旋着，似乎看见什么，意欲下去，那雪地上，却有一个小黑点，在跳跃着，再一听，忽又从那雪地里送来两声犬吠，这才看出那黑点是只苍毛大狗来，沙元亮一看忙道：“不好，前面也许有人遇险，在雪中失足冻倒，我们快些赶去，只要能救下，也是一件功德。”

羹尧忙道：“你老人家怎见得便一定有人冻倒咧？那不明是一只狗吗？”

沙元亮笑道：“这大雪地里，决无野狗，而且那两只兀鹰我认得，是这川藏一带的特产，这东西专吃死人，如依我料，一定是一位牧羊的朋友，遭逢大雪，没能赶回牧场，中途冻倒，那秃尾巴兀鹰打算吃他，狗能卫主守着不去，竟和两鹰斗了起来，不过这种兀鹰，往来便是十余只，那狗却难持久，我们还宜快去才是。”

说着策马便走，小香羹尧闻言忙也赶去，那乌骓脚程本来极快，只一起步，便抢在沙元亮之前赶到，再看时，那雪地里，果然躺着一人，旁边还有一大群白羊，那条狗，竟有牛犊子大小，项上围着一圈生牛皮，圈上满布尖钉，忒自向空狂吠着，只因羊色纯白，那人又一头白发，反穿着一件羊皮短袄，所以在远处一点也看不出来，羹尧人虽赶到，但那两只兀鹰却毫不畏惧，竟不舍到口食物，仍旧扑了下来，那

狗汪的一声便纵起老高迎了上去，两下恰好闯在一起，狗项虽然着了一爪，却正抓在皮圈并未受伤，兀鹰一击不中，又斜掠了上去，但另一只又扑了下来，羹尧不由大怒，掣剑在手，便将那雪中人护定，后面小香也到，纤手一抬，便是一枝袖箭打去，这一箭是从侧面打出，正好在鹰爪下，那鹰咕的一声，便冲霄直上，飞了过去，后面沙元亮、天雄、再兴也全赶到，一看那人，却是一个老番人，已经冻僵在雪中，天雄下马一伸手，便待去搀扶询问，沙元亮连忙大叫道：“马爷，快别动手，且待我来，要不然，你不是救他，倒反害了他咧。”

说着也翻身下马，先向那老番人口鼻心口一摸，不由点头道：“这还算他的运气，只稍迟了一会，这人便不伤在那兀鹰下，也非冻死不可了。”

说着便解开那老番人衣服，用手在身上慢慢摩擦，又命天雄将一葫芦酒，从口中灌了下去，好半晌之后，那老番人，方才悠悠醒来，一见沙元亮深目隆准又是一部虬髯，便用番语相谢，一面诉说那牧场便在附近，自己只因奉了主人之命出来牧羊，不幸遇上大雪，又失散了十余只肥羊，惟恐场主见责，不敢回去，只在外寻觅，却又没想到那雪又愈下愈大，所携干粮用尽，饥寒交迫，以致才冻倒雪中，沙元亮也忙用番语相慰，一面道：“我们本待到北塔庄去，既遇上这场大雪，今天也许赶不进庄，你那主人牧场住什么地方，我们且送你回去，果然因为羊少了见责，由我们给你赔上便了。”

那老番人伏地叩谢，又行了一个番礼道：“我们那牧场，便在岗子那边，离开此地也不过十余里，少时我手脚稍微活动，便可回去，只是既蒙救命，又怎敢再望赔羊？”

沙元亮一面仍旧给他摩擦，一面笑道：“十余只羊，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放心好了。”

接着又问道：“你那场主是谁，多大岁数了，为人如何？”

那老番人两只眼睛里，满含着感激之色道：“他姓马，叫马良才，今年才四十多岁，是马老土司手下一名百夫长，为人还不差，只欠忠厚些。”

沙元亮笑道：“你放心，他便再刻薄些，我们照价赔他，谅也没有

话说。”

又过了好半晌，那老番人一抬头，略看众人，便打算挣了起来，却被沙元亮拦着，就马上干粮袋中，取出牛脯干粮，着他吃上些，方命起来，那老番人周身和暖之后，便从雪中起来，向众人用番福相谢，一面查点那羊，只缺了六七只，一面抚着那苍毛大狗道：“你想也饿了，且随我回去吧。”

说着，一声吆喝，大狗在前，群羊在后，便向前面赶去，天雄一看那老番人虽然站了起来，却有点步履艰难，摇摇欲倒，心中不忍，忙向沙元亮道：“你和他谈，我情愿将马让给他骑。”

却不料那老番人竟懂得汉语，不待沙元亮译述便道：“多谢客人好意，老汉还能挣扎，再说，这冻僵以后，非活动不可，否则反非所宜了。”

那汉语不但说得极好，更带陕音，天雄不由心中一动，再一看那老番人，虽然形容枯槁，一脸积垢，头上又戴着一顶破毡帽却颇面善，忙道：“老人家是汉人吗？尊姓是不是马？”

那老番人忙一摇头道：“我虽姓马，却不是汉人，尊客休得认错了人。”

接着又道：“也许因为老汉年轻时候，常在甘陕一带做买卖，稍微带了一点陕音，如果真是汉人那便又好咧。”

说罢一声长叹，满脸惨沮之色，又把头掉了过去，那老眼之中，却泛出泪水来，天雄不由恍然，众人也为之不忍，小香忙道：“老人家，你别难过，那马老土司是我父亲，我此番回来，便是为了探亲，你如觉得这牧羊生涯清苦，我不妨和他说，在土司衙门给你要上一个轻闲差事，让你养老便了。”

那老番人忙又摇头道：“太太，你快别对老土司说，我虽年迈，平日还能自食其力，像今天这样的事，却难得遇上，如果到衙门里去，我反闹不惯，那便误人误己咧。”

接着又道：“闻得我们老土司已经和四川学政大人结了亲，难道你便是那位姑奶奶吗？”

小香不由闹了一个满脸绯红，周再兴在旁忙道：“你这位老人家消

息倒也灵通，竟连这个也知道了。”

接着又笑道：“你猜得一点也不错，这位正是马夫人，那边便是我们大人，你如不愿到老土司那衙门里当差也行，少时我们见你那牧场主人，由我们大人提上一句，着他好好看待你便了。”

那老番人却不甚惊奇，也无希冀之状，只淡然道：“老爷，我谢谢你，原来你们全是贵人，微行来探望我们老土司的，其实我们场主，也并没有什么对不过我的地方，如果由年大人一提，那倒好像我对各位说了他什么也似的，最好还是不必说得。”

说着便就地下拾起一条长鞭，驱羊前进，众人只有在大雪之中，跟在后面缓缓而行，等翻过一道岗子去，果然远远看见一片帐篷，在一个避风的地方搭着，那老番人忙用长鞭一指道：“那片帐篷，便是我主人牧场，这雪下得太稠，各位有马快去，小人少时便到，有这一群羊累着，我却快不了咧。”

沙元亮闻言忙一举手道：“既如此说，我们也不客套先行一步了，老乡亲，你仔细了，可别再捧着哪里。”

周再兴却大笑道：“要依我说，这位老人家也许少年时候也是一个练家子，你老人家不瞧他在冻僵之后，才一醒过来，还是腰干毕直，精神抖擞吗？”

正说着，忽见两匹马从那牧场之上，飞纵而来，众人一见转立马不前，向来人看着，不一会两骑便到，当头一人一身蓝布面子皮袄裤，头上戴着毡笠儿，看年纪不过五十不到，四十有余，一见面，且不向众人招呼，先向那老番人厉声道：“你这老家伙，怎么三两天不回去？打算在我面前弄玄虚，那可是找死。”

接着后面一人也到，却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精悍少年，也跟着大喝道：“你老人家问这做什么，只查一查他的羊少不少便行了。”

那先来的人忙又喝道：“我记得，你这一群羊，只有一百二十五只，少了没有？”

那老番人忙道：“我便是因为羊群散了，直在大雪之中找了两天，冻僵在岗子那边，如非这一帮客人相救，也许此刻已经完了。”

那人又冷笑道：“这倒巧得很，一冻僵便有人来救了，我问你的是

羊，可没问你这人，你只告诉我，羊少了没有？”

那老番人忙道：“羊没少，我早回去了，如今搜齐了还少六只，只等雪住再去寻便了。”

那人眼光向众人一扫又冷笑道：“天晴了再找，我知道这羊到谁肚里去咧？”

说着一抡马鞭，劈头便打，天雄在旁不由大怒，一把捞着那鞭子便夺了过来，大喝道：“你这浑蛋，怎么一点人心全无？便算这位老人家是给你看羊的，他在大雪之中，已经冻得死了过去，也算对得过你，你能动手再打他吗？”

那人猛一瞪眼道：“他是我的奴才，我管教他与你何干？须知六只羊，少说些也得十几两银子，你能替他赔我吗？”

接着又冷笑道：“你别以为你们是汉客，我们土司爷可是四川学政年大人的丈人，那年大人又是当今皇上的亲戚，不管你是什么来头，我们是官私两面全不含糊，打算欺人那是做梦。”

天雄未及答言，周再兴忙笑道：“那你便是这牧场主人马百夫长了，慢说六七只，便六七百只，我们也可以赔你，不过你倚仗你们土司和年大人结了亲，便这等仗势凌人，难道这也是你们土司的教导吗？”

那少年不等那老的开口，也抢着道：“这个你管不着，真要不服，你只拿出银子来先给他赔羊，这老家伙我们养着也是一个累赘，你只给他算还三年伙食，只管领去，我们是碰也不碰他一下，否则趁早给我滚开。”

说犹未完，只听得沙元亮一声大吼道：“好猴崽子，你这几句话简直将我们这上下北塔庄的人全丢尽咧。”

说着便是一个嘴巴打去，却被天雄一把抱定道：“鄙蠢侬夫甚么地方没有，这银子由我来赔，你老人家却千万不必动手。”

沙元亮被一把抱定愈怒道：“你休拦我，我非宰了他再问一问那马 distant 父子去不可，他手底下却如何用出这等混蛋来。”

羹尧见状忙问那人道：“你既知道我是你那老土司的女婿，却为何仗势欺人？须知我那岳父舅兄却不会令你等如此不法横行咧，既那羊已散失由我来赔，你却不可再发横了。”

那人闻言，不由吃一大惊，连忙就雪地里跪了下来道：“原来你老人家就是年大人，小人不合冒犯，还望恕罪。”

接着又向沙元亮膝行而前道：“老大人你别生气，老土司他老人家焉有命我们仗势欺人之理，如今我们这里全由小土司当家，果真这事让他知道，那小人不但这百夫长算完，说不定便连脑袋全靠不住咧，如今这羊是不要了，这马老头我也决不敢难为他，还望老人家饶过这一次才好。”

沙元亮不由愈怒，劈面便是一口唾沫大喝道：“他妈的，亏你还有脸说怕小土司要宰你，他平日果然善于教导，还不至用上你这等人咧。”

小香忙也上前劝道：“姑父你老人家何苦生这大气来，这等人慢说边鄙化外，那北京城内不也多得是吗？其谄上骄下，常有千百倍于这些人的，你为什么单对自己家乡族人看了不顺眼咧？也许是我兄弟疏于教化所致，你等见面之后，痛痛快快教训一顿，不比对这些无知之徒发怒要好得多吗？”

沙元亮闻言又长叹一声道：“你可别难过，上有所行，下必有所效，我这一带族人，向来淳朴厚道，却不想数十年没回来，竟变成这等刻薄势利，还有什么说的？你那兄弟年纪还轻，怪不了他，这还该问你那老子才是。”

接着又道：“既你们全不让我宰这猴儿崽子，我也懒得再问，随你们的便了。”

说着便把手垂了下来，却忍不住隐泛泪光，天雄却从怀中，掏出一包散碎银子来，递向那人手中道：“这里是三十两银子，我是秤好来的，给你赔羊和偿还这位老人家三年饭食也许够了，他既将饭食还了，羊赔了，便不能再算你的雇工，只是这一天大雪，这位老人家，委实方才救活，却不能在风雪之中久呆，还请快将羊狗和银子携去，拨一匹马先给他骑，到你那牧场上暖和一回，老实告诉你，我们全是向北塔庄去的，如果风雪太大，今夜便也许在你这牧场之上借宿一宵，等雪住再走，另外给你银子便了。”

那人忙道：“各位大人老爷既是到我们土司衙门去的，怎么吩咐全行，这银子却决不敢受。”

天雄忙道：“岂有此理，我们既然和你说了焉有不算之理，果真不给你钱，只讲这空头人情，那仗势凌人的，便是我们不是你了。那么一做，我们固然不肯背这声名，便这位老人家，他也不愿，你还是干脆收下，不必客气。”

小香忙也笑道：“这是我们愿意给的，你为什么不收？你怕小土司说话全有我咧。”

那人又看了沙元亮一眼，仍不敢接，却听沙元亮又厉声道：“你这混蛋真混透了，人家还没说给钱，便老大杠子敲了下来，如今人家愿给，偏又不敢要，这算什么？你向我看，我可没有着你这等死要钱。既要了，人家已给了，为什么又不收，这又是什么意思？”

那人又吓了一跳道：“爷爷你别生气，给钱还能有不要的？我收下就是了。”

说着乘势便将银子揣了起来，又命那少年将马让给老番人骑，一面支牙一笑道：“老伙计，这一来你算是爬到高枝儿上去了，这三年多，我虽然没给你工钱，却衣食一项不缺，也算对得过你了。”

那老番人却慨然道：“场主，你放心，我既在这里三年，说什么也得感激你，决不会稍微得势，便有话说，只望你以后对这流落塞外的苦人，宅心仁厚一点便行了。”

说着不再推辞，便翻身上马，一同向那牧场而来，那人只着少年赶那羊犬，自己也策马跟着后面，不一会到了那帐篷面前，让众人走进帐篷坐下，不由摇头道：“好冷，我却没有想到外面这大的雪。”

一面又一抖身上积雪，叩头下去道：“大人不计小事，方才小人父子无知冒犯，还望年大人和各位老爷恕罪，千万别在小土司面前提及，小人不怕老土司，却怕小土司，他年纪虽然不大，那法度却严，如果知道小人借名招摇，说不定便真能斩首号令咧。”

羹尧忙又笑道：“如论此事，慢说你们小土司知道非重责不可，便犯在我手里，也难放过，不过今日之事又当别论，但如瞒过，让他知道了，却又不妥，如依我见，莫若由我和你这位姑奶奶明白告诉他，请他从轻发落，以观后效，也许倒好一点。”

那人见他虽然带着笑容，却不怒而威，不由打了一个寒噤道：“小

人但求免死，一切全凭大人作主。”

小香连忙冷笑一声道：“你也怕死吗？怎的方才竟那等大肆招摇，又对一个老年人那等刻薄，这难道真是我父亲告诉你的我兄弟教导你的？”

接着又笑道：“这事且放着，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这位老人家，又叫马什么，他是不是也是我们一族？”

那人忙道：“小土司向以仁厚教人，更不许稍有越轨之处，焉有教导小人刻薄招摇之理，那全是小人该死。”

接着又道：“小人也姓马，单名一个祥字，这位老伙计虽也姓马，却非我们一族，据他说也系番族，但我这玉树一带，却找不出他的亲族来，不过他的来历虽然令人可疑，为人却极豪爽，丝毫不苟，说实在的，他在我这牧场之中三年，可真给我挣了不少钱。”

小香不由又冷笑道：“人家已经这大年纪，既给你挣了不少钱，为何毫无怜惜之心？少了几只羊也是常有的事，你这厮却为何重羊轻人，那等刻薄？如非我们恰好赶来，这位老人家就不冻死，也非被你逼死不可，你应该吗？”

那马祥又叩头道：“那是小人该死，不过小人因为他两天没有回来，也就心他这个人，并不一定为了羊。”

天雄见状忙道：“如今事情已过，幸喜这位老人家已经平安无恙，羊也损失有限，却不须再提这个了。”

接着又向那老番人道：“老人家既然少年时候，曾在甘陕一带经商，你曾听说过，这雍凉道上有一位外号飞天鹞子也姓马，上家下驷的老人家吗？”

那老番人似乎一怔道：“如论此人，老朽也曾听说过，你怎么忽然提起这数十年前的人物来？”

羹尧忙道：“老人家，你要问这个吗？这位马老前辈便是我这马兄的尊人，因他老人家是一位前明胜国孤臣，曾经开罪本朝，以致流放川边。”

接着又笑道：“我这马兄双名天雄，外号人称小鹞子，却真是一位现在少有的孝子，他为了要寻父亲，已经踏遍东北西南，却始终没有

能寻着，只因他现在雍亲王府供职，便王爷也曾托刑部设法访查。只一经查得，便可赦罪放回原籍，稍遂马兄孝思，却不想这位老人家一到川边便不知去向，马兄得讯越发痛不欲生，又亲自到打箭炉一带寻访，也没有访出一个行踪来，如今马兄随我来此，便也为了此事，老人家如果知道这人下落，还请见告才好，那不特马兄感激，便我也当重谢。”

那老番人不由面容一变看着天雄道：“原来这位马爷也是王府材官，那老朽更失敬了，不过老朽对这入昔年也只闻名并未见面，事隔多年，竟未听有人说起，既然连王府之命也未能打听出下落来，那便更不易寻觅，如依老朽之见，这入也许早已客死边塞，亦未可知，马爷既然和年大人兄弟相称，又在王府供职，稍有机缘，定然飞黄腾达无疑，正宜力干功名以图上进才是，如果为了寻父误了前程，却使不得咧。”

羹尧一见老番人，不但一口陕音，汉语说得非常流利，不类番人，那词色之间，不但不快，而且还带着讽意，忙道：“老人家休得如此说，我这马兄，不但是一位孝子，而且对功名富贵看得极淡，否则他早在王府安享尊荣，却不会到这冰天雪地的塞外来。”

小香本来静听着，两只妙目却注在那老番人身上，闻言忙道：“我们且慢谈这个，大家长途跋涉，又冒了一天风雪，也当全饿了，且命这厮先让出一座大些的帐篷来，再备些酒食，让我们吃饱了，将身上衣服烤干再说便了，反正他爱的是钱，我们计算一下，先给他银子便了。”

马祥连忙又叩头道：“小人已经命儿子马远谋招呼下去，决不敢再要钱，至于帐篷，小人也想好，这一座最大，里面还隔有两间内帐，便一齐让给年大人和各位老爷住，小人父子不妨暂向别帐住宿，只求别让小土司降罪便行了。”

说着又叩了几个头道：“小人还须有事安排，少时再来伺候。”

羹尧忙命周再兴又取了二十两银子，那马祥却死也不敢受。

沙元亮又捋髯一瞪眼冷笑道：“你这厮，连人家三年伙食全收了，为什么这银子不要？打算教我们吃你白食白住你的帐篷吗？”

马祥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又勉强收了下去，叩头相谢才退了出去，那老番人也打算出去，却被沙元亮一把扯定大笑道：“你待到哪里去？我们已经替你给了三年伙食，又赔了羊，你这把老骨头，便是我们的，还向哪里走？”

那老番人一挣，却没挣脱，天雄一看帐中除去同来各人以外，已经无人，忙也跪了下来失声道：“父亲你老人家当真不认我这不肖的儿子吗？”

说罢，不禁泪如雨下，沙元亮也捉臂大笑道：“老鹑子，你不认儿子犹可说也，怎么连对我这老回回也装起蒜来？这该罚多少酒，你自己说罢。”

那老番人却一偏头强忍痛泪道：“儿子也罢，朋友也罢，你们全是贵人，我这老逃军却全无法亲近得。”

接着又二目一睁寿眉微耸道：“沙老哥，君子爱人以德，不以姑息，我如真的肯降志辱身，还不至闹个降而复叛，落个流窜塞外咧，你便打算孤死首邱，回来吃这碗旧锅饭，却不必再扯我一齐下水，真的非逼我，那我便只有真的将这把老骨头奉送了。”

沙元亮又大笑道：“你自己糊涂也只罢了，怎连我这老回回也骂苦了？你凭什么便见得我已降志辱身要吃这碗旧锅饭咧？”

那老番人又是一怔，羹尧忙向再兴道：“贤弟且在帐外看着，别让外人进来。”

周再兴闻言，立即趋出，羹尧等他走后，忙也跪了下来道：“老伯大人不可误会，我这马兄，不仅是一位孝子，更始终一日未忘报国，此事不便多言，只等换一个地方，不但马兄非详细禀明不可，便小侄也当一明心迹。”

天雄抱着乃父，已经泣不成声，口中虽然哽咽着，却不知如何说法才好，沙元亮却又笑道：“老鹑子你可别以为这天壤间只有你一个人是好汉，如今朋友可真不少，你只听我这内侄女婿说的话便可知大概了。”

接着又低声道：“你这孩子不但未辱家声，替你泄气，而且已经给你争了不少颜面，我只告诉你几件事，也许你便明白了，他如今已是

九里山王彭天柱的徒弟，又结了一门亲，你那媳妇虽不是什么名门之女，可是云龙三观周老二的媒人，你想上一想还错得了吗？”

说着又向小香道：“你这孩子是怎么了？现在大家全跪着，你却为何一个人站着？这位便是马家骥马老伯父，还不与我快些叩上几个头？人家是萃忠孝于一门，父子全是顶天立地的豪杰，可不真的是一个牧羊的老番人。”

那马家骥这才恍然大悟，却转闹了个手足无所措。

那小香忙也跪下道：“马老伯，你老人家快别误会，且容侄女拜见，不过这里决非各吐心腹之所，且等到了上北塔庄，再为细说便了。”

等各人拜罢起来，沙元亮不由大笑道：“我这生平只有两大快事，一件是结识了我这内侄女婿，第二件是亲眼看见西北西南的好朋友相聚一堂，如今因为贤乔梓这一见，便算是第三件了。”

马家骥一面还礼不迭，一面道：“果真如此，那我便也不枉忍死及今，只是你却不可骗我咧。”

天雄连忙跪在面前伏向膝上将自己遇合略述，并言继母尚在辽东，也日夜渴望举义，马家骥这才不由失声道：“我真苦了你这孩子了，今天相逢，总算皇天有眼。”

说罢相与抱头痛哭，沙元亮又扯着笑道：“这是一件绝大喜事，你父子全该高兴才是，怎么反哭起来？”

羹尧也道：“老伯和马兄全不必悲伤，这以后便全是坦途了。”

正说着，忽听周再兴在帐外大喝道：“你们且慢进去，大人正在更衣咧。”

天雄父子闻言，连忙擦干眼泪，接着便见周再兴在帐门外一探头又道：“你这厮下次再进帐，不管外面有没人，均须禀明事由报名而进，可别乱闯，如今可以进去了。”

众人再看时，只见那马祥已经率着四名番丁，抬着一腔烤熟的全羊，小山也似的一大堆青稞锅巴，一大桶青稞酒，全把来放在帐中一张白木桌上，周再兴忙又沉着脸道：“我们大人用饭，用不着你在此间伺候，酒菜既送来，还不与我退了出去？”

马祥本就如芒刺背，惟恐大家再说什么，但如不陪侍，又恐见怪，

闻言转松了一口气，叩头辞出。

羹尧忙向周再兴看了一眼道：“贤弟此举不嫌太过吗？”

再兴忙笑道：“小弟只因有这厮在这里，各位说话便不方便，所以才将他轰了出去，其实并非有意做出官场派势来。”

沙元亮却一瞪眼道：“这等人为什么不轰他出去？须知我们是化钱住宿吃饭，他既以小二店东自居，我们为什么要客气？”

说着又笑道：“不过这全是我的故乡风味，也许可以倒上两杯，却是真的。”

马天骥目光向众人一扫，不由长叹一声道：“沙老哥，你倒仍旧是当年的老脾气，不过人情冷暖，自古皆然，有时虽读书明礼的士大夫也不能免，你为什么独怪你这位乡亲？慷慨尚义，当然是好的，可是一个边鄙细民，倚仗畜牧为生，真的要一大方，他这一片家业，也许便靠不住咧。”

接着又道：“我早说过了，这人虽然刻薄些，为人却不能算十分错，你又何必疾之过甚。”

原
书
缺
页